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征初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九目錄

儒行十五

郭善鄰

張壯猷

龍尙御

劉香 王立楷

任時懋

黃商衡

鄭性

顧臣赤

王士毅

彭正乾

童能靈 傅鵬起

唐紹成 譙中翼

沈彤

郭永麟

陳梓

張朝晉

馬翮飛

汪紱 余元遴

補錄

汪紱

王

蘇

趙

劉

凌

陳

陸

淳

謝

國朝書廣類彙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百九

通奉大夫前署江西巡撫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湘陰李桓輯

儒行十五

郭善鄰

商邱郭先生諱善鄰號春山篤志聖賢研精經史道本倫常學歸平實嘗曰大學之方道在明新學術經濟皆本分以內事後世學路漸荒士人薄於自待規摹制義之外不復知所學更有何事於是志趣不廣而行誼不立經義不明而世務不練求其有益於身心家國之實難矣平時教人必以孝弟忠信諷諭於道而不輕課以文詞亦雅不欲以文詞自表見也其贈葛孝廉序曰士以學品

自立惟履平尚實之爲貴而所遭不與焉巖異之行矯激之爲非
平也收採物情彌縫世故非實也古者取士於鄉以孝廉名科孝
爲順德之孚廉則清脩之著求真品於至平至實惟以是爲之綱
自唐以降士皆由科目發身投牒而入局棘惟以脩辭邀一日之
知所爲順德清脩者安在而世猶以孝廉爲稱名存實爽當之者
豈不愧於心哉余嘗得見 御批會試卷有曰文字平實其爲人
平實可知伏讀再三仰見 聖主心存當世欲得真才以宏治功
其發於衡文之際者如是今日之士他日之官也取之則必思有
以用之惟平且實然後可以託心膺任封疆之寄兵以不試爲功
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蓄爲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邊陲甯謐百

姓庶富此平實之效也非求真品於孝廉中何以致之葛生六謙
純厚質慤在親庭以孝謹稱於物未嘗妄取不僞辭色以悅人從
遊十餘年凡脫諸口者可覆按也其平且實如是而文亦象之今
歲秋闈竟以是登賢書夫遇合之際非余所敢知鹿鳴杏林一發
朝之始耳然脫士籍望天衢所見所聞與諸生異繼自今其益厲
初心推不忘親之情以求無忝之義充不苟得之念以守不貪之
實出則樹功廊廟居則儀表鄉閭蓋孝廉之道於是而盡孝廉之
名亦於是而稱此真品之在平實中者巍科臚仕升沈顯晦各隨
所遇惟不易者理難昧者心亦爲其真者而已矣余昔嘗有見於
是歲月淹久而內顧不堪誰實爲之此亦生前車鑒也遂書以爲

贈其贈王生矩序曰春秋人道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者孝之源義者忠之幹聖人因魯史脩春秋所以遏人欲於橫流使爲子者孝爲臣者忠而已莊周言春秋以道名分故長於治人春秋之義明則人倫之理得爲親者受讀書之福爲君者收得賢之利國與家可以久安而長治何謂讀書之福倫理明恩義洽信孚宗戚風行閭黨蓋春秋之化行於家者如是何謂得賢之利朝廷正紀綱脩百姓庶富邊境甯謐蓋春秋之效成於國者如是是故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自來設科定制烝髦士而簪之學宮於是爲父兄者各率勵其子弟學古通經以副上之求夫取士國典也訓子親恩也士子鼓篋入學諦念所以忠孝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矩賦性敦篤嗜學不已而用力於春秋甚殷己丑朔月以春秋試
有司錄名第一夫春秋之義莫重於正始策名膠庠亦人生之一
始也本孺慕之誠以求所生之無忝推獻芹之忱以期夙夜之匪
懈庶幾躋義路踵禮門對先聖之遺經而無內顧不堪者乎昔廉
希憲爲元世祖言臣已受孔子戒爲子當孝爲臣當忠是也夫春
秋孔子之戒書也矩以春秋隸諸生籍與受戒於孔子者何異綱
常不可一日不在天下節義不可一日不在人心此聖人作春秋
之志也矩非苟於自待者繼自今其益思春秋之義以自勵哉是
爲序其迴瀾社題辭曰造物虛其中而人實之人之並生於宇宙
間者皆伴侶也然其中又各有氣類之合焉善爲善偶則入其中

者有所憑以自堅未入其中者亦聞其聲而思附而風聲氣俗之所近且有以垂範於幼輩使之耳濡目染而不自知古之君子所以慎其所與處者而深致念於離羣索居之患爲是故也近年以來士之結社者眾矣然其交也不擇人而聚也不擇地雕章繪句希世取寵脩不誠之詞而爲飽食終日之計結社愈多而士風愈下每一念之深用疚心故嘗過不自揆思與二三同人訂爲歲時相聚之期以各講其所聞而又念講學之事名體甚重未易當也於是乎醵金若干因歲儲糧以爲將來講求經籍之費事不至疎俗而心則主於勸善庶幾古人以文會友之道凡入吾會者必在家有子弟之行讀書懷經國之志而悖德悖義富貴利達之徒不

與也則有藍田呂氏鄉約之風焉刪繁縟之文而情志相孚除虛浮之言而肝膈可通而習於威儀巧爲辭說致飾於外務以悅人之徒不與也則有文潞公眞率會之風焉園蔬可供何必珍饈之爲美醴酒不設自有道義之醉心而干索酒食津津於齒頰之間者不與也則有澠池張先生脫粟會之意焉且會無長期而人無定額蓋善與善緣人雖多而不厭類與類會風愈行則愈廣吾同人誠能自勉於善而天下之善者雖不入吾會皆吾類也吾同人誠能自攻其惡而天下之不爲惡者皆吾類又何必其盡在吾會也則又有古君子與人爲善大道爲公之意焉昔陳太邱與荀攸君父子會潁川不過一聚之頃耳而遂爲潁之山川添勝迹於後

代今吾同人亦既有會矣庸詎知後之人不有聞風興懷而慨慕
於斯者耶願與諸君其勉之其己說曰己與我皆對人而立名義
則各別謂己自兼性分而言我則形體也故由己推之天地萬物
皆一體自我言之隔膜之外判不相屬矣公也正也厚也寬平也
和厚也皆從己之道生也偏也私也矯也吝也刻薄也巧詐也強
悍也皆自我之見起也充爲己之量足以保四海推爲我之盡不
足以事父母論語言君子求諸己而孟氏斷楊朱之蔽則曰楊氏
爲我其旨豈不深哉又曰己與人對立之名也己惟一人則萬有
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殊必處之各得而後己之身安
必處之各當而後己之責盡此至難之事亦至危之機是故善學

者不徇人以爲通亦不遠人以爲高反諸己而求之忠信篤敬而已矣忠信則一無所欺篤敬則一無所苟而又密之以日省深之以自反終之以不校積久而孚則內外親疏長幼尊卑智愚善惡之懸殊皆吾度內也於接人之時而盡其在己是故立身之外別無涉世之方所謂求諸己者正如此亦守約施博之義也若臣子於君父無以有己者也反己之說又不足以盡之考諸經則可見其思說曰程子云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蓋思者心之收而善之動機也人能於日用間每事之來每念之動必澄心而審思之思及生初思及終身更思及祖父之培植思及子孫之垂裕更思及聖賢詔教之切師友期望之深則惕然知懼奮然

欲前而善之遲不啻如風之速過之改不啻如電之決矣此務學之實而進德之基也念之念之其畏說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所由判也是以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外則畏師友古語曰懷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於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悼一事有差則顏爲之忤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儕師友之譏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

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習與性成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
則不畏簡書攫金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
尼所謂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爲彼計也蓋以
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以不知所
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
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以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
哉余每以自警願以效切磋於友朋云觀此數則先生之克治省
察可見其大槩矣所著有春秋解疏數千條又有興觀錄先賢模
範等書大抵有關於世道人心非僅經生家言也

右學案唐鑑輯

按郭先生乾隆元年舉人

張壯猷

先生姓張氏諱壯猷字威南嘗自名所居曰六溪邨學者亦稱六溪先生其先洪洞人自有明中葉遠祖某始占籍陽夏大父某以碩德稱鄉里父某客遊四方買田於鹿邑城西之六里井因家焉母某氏其繼某氏先生生質純厚始受學刻苦自勵逾冠補諸生以文術知名聞柘城竇太史靜庵先生講學於朱陽書院卽負笈往受其業篤信力行爲朱陽高弟其治家有法喪祭一準禮經撫愛同產弟某磨揉遷革終其身無毫髮閒宗女有流離失所者贖而養之旣長以禮遣嫁族中節婦二人貧困且死爲樹碑以表其墓歲饑內外親族窮乏不能自存者皆就食於先生之家至典田